

易

危者使平易者使傾易之道
乎故乾以惕无咎震以恐
脩辭立其誠脩其内則為誠
繫終於默而成之養其誠
辭非心言語今之文古所
履霜戒於未然月幾望戒於
矣

潛龍以不見成德管寧所以
三六

紀聞卷一

戒繁欽也易曰括囊无咎

貞者元之本周公曰冬日之

中

見韓非可以復明貞
解老

乾初九復也潛龍勿用即閉

即女壯之戒

淮南人間訓云易曰潛龍勿

全校本

困學紀聞

〔宋〕王應麟 著

〔清〕翁元圻 等注

樂保羣 田松青 吕宗力 校點

全校本

困學紀聞

中

〔宋〕王應麟 著

〔清〕翁元圻 等注

樂保羣 田松青 呂宗力 校點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困學紀聞》總目

《困學紀聞》與《深寧學案》（代前言）	一
校點說明	一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困學紀聞》提要	一
元刊本困學紀聞牟應龍序	二
元刊本困學紀聞袁桷序	四
閻校本困學紀聞閻詠序	七
困學紀聞題識	八
三箋本困學紀聞全祖望序	一〇
翁注困學紀聞胡敬序	一一
翁注困學紀聞黃徵又敘	一三
翁元圻自序	一四
翁注困學紀聞凡例	一六
困學紀聞二十卷	一

附錄

王應麟傳（《宋史》）	一二〇二
王應麟傳（《延祐四明志》）	一二〇六
深寧學案（《宋元學案》）	一二〇八

目錄

卷一

易

一

卷二

書

一四一

卷三

詩

三一二

卷四

周禮

四六二

卷五

儀禮

五六八

禮記

五九四

大戴禮^①

六七四

①「大戴禮」，正文作「大戴禮記」。

樂……………六九一

卷六

春秋……………七七一

左氏傳^①……………七八四

卷七

公羊傳^②……………八九四

穀梁傳^③……………九一二

論語……………九二二

孝經……………九七三

卷八

孟子……………九八四

小學……………一〇二七

① 「左氏傳」，正文作「左氏」。

② 「公羊傳」，正文作「公羊」。

③ 「穀梁傳」，正文作「穀梁」。

經說……………

一〇七四

卷九

天道……………

一〇九八

曆數……………

一一三四

卷十

地理……………

一一五四

諸子……………

一一八九

卷十一

考史……………

一三〇二

《史記》正誤【全云】卷首二十八條乃論《國策》。……………

一三二八

卷十二

考史……………

一三九二

卷十三

考史……………

一四六九

卷十四

考史……………

一五八四

卷十五

考史

一六七七

卷十六

考史

一七五四

漢河渠考

一七五四

歷代田制考

一七七八

歷代漕運考^①

一七九一

兩漢崇儒考^②

一八一九

卷十七

評文

一八三二

卷十八

評詩

一八九二

① 「歷代」二字，原本無，據正文補。

② 本卷目錄中「漢河渠考」、「歷代田制考」、「漕運考」、「兩漢崇儒考」原本皆無「考」字，據正文補。

卷十九

評文【何云】此所評者應用之文，故別爲一卷。

.....

二〇二四

卷二十

雜識

.....

二〇八六

卷六

春秋

【元圻案】李氏燾作《謝疇春秋古經序》曰：「司馬遷言『《春秋》文成數萬』，張晏曰：『《春秋》才萬八千字，誤也。』今細數之，更缺一千四百二十八字。」◎《春秋說題辭》曰：「孔子作《春秋》一萬八千字。」是張晏所本。

《春秋》之法，韓文公「謹嚴」二字盡之，學《春秋》之法，呂成公「切近」二字盡之。

【元圻案】韓退之《進學解》：「周誥殷盤，佶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程子曰：「禮一失則爲夷狄，再失則爲禽獸。聖人恐人之入於禽獸也，故《春秋》之法，中國而用夷禮則夷之。韓愈言《春秋》謹嚴，深得其旨。」◎呂成公《左氏傳說》十八：「（論）楚史皇之言半正半邪，初問與子常說『楚人惡子而好司馬』數句，便是李林甫、盧杞等人。子常欲奔，史皇曰：『安求其事，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到得子常不用他言，出奔鄭，〔他〕便自死於軍。後面一段，便是張巡、顏杲卿等人。於是知大段姦僞底人，尚自知

恥畏義，這個人平日不會克私意於愛憎勝負之間，消磨未盡，前面教子常奪司馬之功，致於亡楚，看他後面死於軍，本是個知恥畏義底人。緣他愛憎勝負之間不曾克私意，論其罪，考其實，與李林甫、盧杞罪一等，可爲學者深戒。何況未有史皇之畏義，於愛憎勝負安得不十分消磨？學〔者〕須是切近看這般事，方會長進。」

《詩》亡然後《春秋》作。《詩》、《春秋》相表裏，《詩》之所刺，《春秋》之所貶也。《小雅》盡廢，有宣王焉，《春秋》可以無作也。《王風》不復，《雅》君子絕望於平王矣，然《雅》亡而《風》未亡，清議蓋凜凜焉。《擊鼓》之詩，以從孫子仲爲怨，則亂賊之黨猶未盛也。《無衣》之詩，待天子之命然後安，則篡奪之惡猶有懼也。更齊、宋、晉、秦之伯，未嘗無詩，禮義之維持人心如此。魯有《頌》而周益衰，變風終於陳靈而《詩》遂亡。夏南之亂，諸侯不討而楚討之，中國爲無人矣，《春秋》所爲作與？

【何云】精義先儒所未逮。

【全云】此亦是儒者之言，聖人未必即是此意。魯莊公忘父讎，與齊爲婚，尚何責於諸侯之不討夏南？

【元圻案】《衛風小序》：「《擊鼓》，怨州吁也。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而平陳與宋，

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公是先生弟子記》：「《無衣》之詩，其惠足以得民，其智足以使臣，其力足以兼國，然而不自安也，待天子之命然後安。」◎鄭康成《詩譜序》曰：「孔子錄懿王、夷王時詩，訖於陳靈公淫亂之事，謂之變風、變雅。」正義曰：「陳靈公，魯宣公十年爲其臣夏徵舒所弑。變風齊、邶爲先，陳最在後，變雅則處其間，故鄭舉其終始也。」◎宣公十年，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十一年，楚人殺陳夏徵舒。孫氏復《春秋發微》曰：「言楚人者，與楚討也。徵舒弑君，天子不能誅，諸侯不能討，而楚人能之，故孔子與楚討也。」胡氏《傳》曰：「其稱楚人殺夏徵舒，諸夏之罪自見矣。」◎汪氏師韓《韓門綴學》一：「王迹熄而《詩》亡，趙氏以《頌》聲不作爲亡，朱子以無《雅》爲亡。考范甯《穀梁傳集解序》曰：「就太師而正《雅》《頌》，因魯史而作《春秋》，列《黍離》於《國風》，齊王德於邦君。所以明其不能復《雅》，政化不足以被羣后也。」陸德明謂「平王東遷，政遂微弱，《詩》不能復《雅》，下列稱《風》。」孔穎達謂「王爵雖在，政教纔行於畿內，化之所及，與諸侯相似也。《風》《雅》繫政廣狹，王爵雖尊，猶以政狹入《風》。」然則降王於《國風》而《雅》亡，其說固不自朱子始矣。然雖無《雅》，猶有《風》也，且政衰何以謂之「迹熄」乎？呂成公謂「《雅》亡而《風》未亡，清議猶凜凜焉，變風終於陳靈而《詩》遂亡」。陸清獻嘗取其說而言之不詳。余於近代儒者得數說焉。桐城方氏中履《古今釋疑》曰：「大一統之禮，莫大乎巡狩述職之典。今周衰矣，天子不巡狩，故曰迹熄。不巡狩則太史不采風獻俗，不采國風則《詩》亡矣，《春秋》所以作也。」安溪李文貞公曰：「畿內之地，亦有風謠，雖兩周盛時，豈能無《風》？王朝卿士賢人，閔時念亂，雖既東之後，豈盡無《雅》？只可以正變分治亂，不可以《風》《雅》

分盛衰也。觀二《南》體製，不進於《頌》，東遷後猶有《魯頌》，況《雅》乎？然西周不見所謂《風》，東京亦無復《雅》者，意畿內醇美之詩，悉附於二《南》以爲正風，而衰亂之音則別爲《王風》以爲變。至《雅》之無東，則序《詩》者失之也。今觀所謂「平王之孫，齊侯之子」，「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周宗既滅」，「今也日蹙國百里」，明是王畿有正風，東遷有變雅之證。況《風詩》是王者命太史采陳而行賞罰之典，於《春秋》所取之義尤切，奈何專以無《雅》爲《詩》亡？」常熟嚴氏虞惇《讀詩質疑》曰：「《詩》何以作？爲王迹作也。文、武、成、康之盛無論矣，幽、厲失道，板蕩無章，然而流風遺澤故在也。東遷而後，齊、晉主盟，猶戴共主；方漢雖橫，尚貢包茅。忠臣義士抒憤懣之詞，思婦勞人陳危苦之語，雖非一軌於正，然猶羣知有王迹未熄，《詩》未亡也。桓、文既沒，中國無霸。於是邾郕大鼎，狡啓於荆尸；瀉汭遺封，下夷於九縣。雖有志士仁人無所施，忠言讜論無所用，迹既熄，《詩》既亡矣。《詩》以刺譏諷諫，存王迹於未湮，《春秋》以筆削褒誅，扶王迹於已墜。《春秋》所以繼《詩》亡而作，《詩》不亡，《春秋》不作可也。蓋自楚莊入陳殺徵舒，而夫子刪《詩》止此矣，是之謂《詩》亡。」又顧氏《日知錄》曰：「邶、鄘、衛、王，列國之名，其始於成、康之世乎？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而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其采於商之故都者則繫之《邶》、《鄘》、《衛》，其采於東都者則繫之《王》。《王》亦周初太師之本名。其采於列國者，則各繫之其國。至驪山之禍，先王之詩率已闕軼，而孔子所錄者皆平王以後之詩，此變風所由名也。詩雖變，而太師之本名則不敢變，此十二國之所以猶存其舊也。」又曰：「二《南》也，《豳》也，《大雅》也，皆西周之詩也，至於幽王而止。惟《何彼穠矣》爲平王以後之詩。其餘十二國《風》，則東周

之詩也。「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西周之詩亡也。詩亡而列國之事迹不可得而見，於是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出焉，是之謂「詩亡然後《春秋》作」也。《周頌》，西周之詩也。《魯頌》，東周之詩也。成、康之世，魯豈無詩，而今亦已亡矣。故曰詩亡，列國之詩亡也。其作於天子之邦者，以《雅》以《南》，以《豳》以《頌》，則固未嘗亡也。」此論雖與諸說互異，而足以互相證明。」

「春王正月」，程氏傳曰：「周正月，非春也，假天時以立義耳。」胡氏傳曰：「以夏時冠月，垂法後世；以周正紀事，示無其位不敢自專。」朱文公謂：「以《書》考之，凡書月皆不著時。疑古史記事例如此。至孔子作《春秋》，然後以天時加王月，以明上奉天時、下正王朔之義。而加『春』於建子之月，則行夏時之義，亦在其中。」案，以上朱子《答張南軒書》。「以程子『假天時以立義』考之，則是夫子作《春秋》時，特加此四字以繫年，見行夏時之意。如胡氏之說，則周亦未嘗改月，而夫子特以夏正建寅之月爲歲首，月下所書之事是周正建子月事，自是之後，月與事常差兩月，恐聖人制作不如是錯亂無章也。劉質夫說，似亦以『春』字爲夫子所加，但魯史謂之《春秋》，似元有此字。」〔一〕石林葉氏〔二〕考《左傳》祭足取麥，穀鄧來朝，以爲《經》、《傳》

所記有例差兩月者，是《經》用周正而《傳》取國史，有自用夏正者，失於更改也。〔三〕陳氏《後傳》〔四〕曰：「以夏時冠周月，則魯史也。夫子修《春秋》，每孟月書時，以見魯史每正月書王以存周正，蓋尊周而罪魯也。」張氏〔五〕《集傳》曰：「周官布治，言正月之吉，此周正也，而以夏正爲正歲。《詩·七月》言月皆夏時，而以周正爲『一之日』，可見兼存之法。」〔六〕沙隨程氏曰：「周正之春，包子、丑、寅月。」呂成公《講義》於「春」字略焉，蓋闕疑之意。

〔一〕朱子《答林擇之書》云：「三代正朔，以『元祀十有二月』考之，則商人但以建丑之月爲歲首，而不改月號。以《孟子》『七八月』、『十一月』、『十二月』之說考之，則周人以建子之月爲歲首，而不改時。以《書》『一月戊午』、『厥四月哉生明』之類考之，則古史例不書時。以程子『假天時以立義』考之」云云。○又朱子《答胡平一》曰：「凡此之類，反覆推說，儘有可通，亦儘有可難。雖嘗遍問前輩，亦未有決然不可移之說。竊謂與其求必通而陷於鑿，似不若闕之之爲愈。」見《文集》五十八。

〔二〕〔全云〕葉夢得著《春秋三種》。

〔三〕劉原父曰：「穀鄧，《經》書『夏朝』，《傳》云『春朝』。此《傳》所據者以夏正記事也。」石林之說蓋本於此。

〔四〕〔全云〕止齋作。

〔五〕〔全云〕清江張洽，朱子弟子。

「六」朱子《答吳晦叔書》曰：「《詩》中月數又似不曾改，如『四月維夏』、『六月徂暑』之類，故某向者疑其並行也。」

【閏按】《春秋》，魯史記之名，孔子前已然。年有四時，不可遍舉四字以爲書號，故交錯互舉，取「春秋」二字耳，此豈《春秋》特筆哉！

【元圻案】石林《春秋考》已佚。《四庫全書》從《永樂大典》哀輯得十之七八。其《統論二》云：「《左氏》記事，大抵先《經》一時。如隱書『冬，宋人取長葛』，《左氏》以爲秋。桓書『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左氏》以爲春。僖五年『春，晉侯殺申生』，《左氏》記於四年十二月。十年『正月，晉里克弑卓及荀息』，《左氏》記於九年十一月等。疑皆從舊史之文，舊史之序時，亦皆本於夏正。蓋既以正歲爲歲始，則時有不得亂，時不得亂，則月亦不得易。《春秋》所以易之者，蓋編年以繫事，而正朔王法之所謹，不得不本周正也。」◎陳止齋《春秋後傳·隱元年春王正月傳》曰：「魯謂之《春秋》者，其書法以四時冠月也。以夏時冠周月，非周之舊典也。西周之史，言時皆夏時也，言月皆周月也。言時皆夏時，於《周官》見之。季春出火，非周三月；季秋納火，非周九月；仲夏斬陰木，非周五月；仲冬斬陽木，非周十一月之類。言月皆周月，於《書》見之。《康誥》三月，《召誥》二月，不言夏；《洛誥》十二月，不言春；《多方》五月，《畢命》六月，不言秋；《伊訓》十二月，不言冬之類。未有以夏時冠周月者也。惟《詩》以夏正數月，至《豳風》於周正月則變文，謂之『一之日』。以夏時冠周月，則魯史也」云云。◎張氏洽《春秋集傳·春王正月傳》曰：「按胡氏以爲商、周雖改正朔，而實未嘗改月，故有『夏時冠周月』之說。」

今按周人改月之證，見於《書》傳，坦然明甚。但以當時兼存夏正，故於《經》、《傳》之間互見迭出，後人因此或迷而不覺，至胡氏又惑於《商書》之說，臆決而爲此言耳。其實非也。何以言之？《周官》於布治言「正月之吉」，此周正也，而以夏正爲正歲，所謂「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此其證之尤章明者。又如「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此夏正也，而以周之正月爲「一之日」。觀此二者，可以見其兼存之驗矣。其兼存之何也？周人雖以天統改用建子，而以夏數之得天，故未嘗廢，而於因事當用之時每存之也。」○《書錄解題·春秋類》：「《春秋傳》二卷，伊川程子撰。」又「《春秋傳》三十卷，《通例》一卷，《通旨》一卷，徽猷閣待制建安胡安國康侯撰。」又「《春秋傳》十二卷，劉絢質夫撰，二程門人，其師亟稱之。」○劉質夫《春秋傳》、程沙隨《春秋傳》、張洽《春秋集傳》、《經義考》皆云已佚。唯張洽《集傳》余近得抄本，共二十六卷，內缺十八至二十、二十三至二十六七卷。○洽字元德，清江人。嘉定初進士。歷官著作佐郎。卒謚文憲。

胡文定「二」《春秋傳》曰：「元，即仁也。仁，人心也。」龜山《與胡康侯第六書》謂「其說似太支離，恐改元初無此意」。

【原注】東萊《集解》亦不取。

「一」胡安國謚文定。

【全云】文定之說固腐甚，然頗淵源於《漢志》。

【元圻案】葉石林《春秋傳》曰：「《易》曰：『元者，善之長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未始即位而不求其爲仁者也。故不曰『一年』而曰『元年』。」與胡傳意同。○董子《對策》曰：「一